



里根总统养子的泪水

——从当今第一家庭看美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里根总统养子的泪水

——从当今第一家庭看美国

迈克尔·里根著
殷齐逸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里根总统养子的泪水

——从当今第一家庭看美国

迈克尔·里根 著

殷齐逸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8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3.00元

ISBN 7-80014-478-X / Z · 056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总统里根的长子迈克尔·里根几经周折推出的一部自传，今年4月出版后轰动美国，成为畅销书之一。

迈克尔是里根总统从影时与其前妻、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简·怀曼收养的孩子。他在这部自传中如实地描述了自己43载的经历，有欢乐和愉快的往事，更多的则是辛酸和痛苦的回忆：孩提岁月孤独和寂寞的生活、童年时代在夏令营遭猥亵的恶梦、“养子”称呼给心灵造成的折磨、同家庭成员的纠葛和寄人篱下的凄苦心境、就业的艰难、婚姻的失败、世态的炎凉、生活的烦恼……积郁心间的缕缕悲苦忧愁倾诉无遗，字里行间充溢着悔恨、泪水、哀怨……

全书约17万字，笔若流水行云、朴实无华，事例翔实可信、引人入胜，不仅揭露了美国当今第一家庭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和隐私，而且生动地揭示了美国当代青少年的教育、家庭和人际关系、就业、婚姻、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等诸多问题。读来令人感到饶有兴趣，亦颇有助增长见识；掩卷余味犹存，发人深思。

译 者 的 话

迈克尔·里根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其前妻——好莱坞著名演员简·怀曼的养子。他的这部自传记载了他43载的苦与乐，不仅披露了美国当今第一家庭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的青少年教育、家庭和人际关系、就业、婚姻、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许多问题，对读者了解当今美国社会颇有助益。

本书语言朴实无华，事例翔实可信，情节引人入胜，1988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重视，被报界称作一部“异常坦率的自传”。

本书原名《从外向里观看》，译本改为现名，内容略有删节。限于水平，译文不妥之处，敬请不吝指正。

1988年8月15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你并不特殊”	(5)
第二章 “见你的新父亲”	(21)
第三章 “使其成为我们的游戏”	(31)
第四章 “撒旦作祟”	(39)
第五章 “怀曼小姐，我受够了”	(51)
第六章 “你同里根的名字和形象都不相称”	(62)
第七章 “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儿子迈克”	(75)
第八章 “我爱上了一个洗盘工”	(86)
第九章 “你打算如何度过你的一生？”	(99)
第十章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108)
第十一章 “你和那个孩子都去见鬼吧！”	(118)
第十二章 “我也爱你，妈咪”	(132)
第十三章 “我们捉住了你弟弟”	(141)
第十四章 “无论你们干什么，都要保护南希”	(150)
第十五章 “爱你，爷爷”	(165)
第十六章 “生牛皮没受伤”	(174)
第十七章 “我们不能出丑闻”	(182)
第十八章 “把那个黑人从船上撤下来”	(187)
第十九章 “迈克，你是个小偷”	(196)
第二十章 “你是个有名人物吗？”	(204)

第二十一章	“迈克尔，我爱你”	(211)
第二十二章	“我们大家相亲相爱”	(222)
第二十三章	“你一定要写进去”	(228)
第二十四章	“南希和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238)
后 记		(246)

前 言

我是罗纳德·里根和简·怀曼的养子。我的父养母都是演员，擅长艺术交流。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的脑海一些最栩栩如生的事情却是同没有能进行交流有关。

我生于42年前，乃是肯塔基州一名28岁的农家女（10个孩子之一）和一名已婚的陆军航空学校学员的罗曼史的产物。一名养子最终成为美国总统的儿子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一个由电影演员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不也是微乎其微的吗？

我长大之后确信，我是被生母遗弃的，因为她不爱我，我太闹人。在生活中，一想到自己是天怒人怨的对象，令人不寒而栗。但是这正是我童年的悲哀。

我7岁时，一名夏令营管理员对我进行性骚扰。我对谁也没有说。那时，简和罗纳德已经离婚，所以我在生活中受到创伤时，都默默地独自忍受。只是根据最近发现的情况，我才认识到，我的记忆是自私的和带有选择性的。不论是我的养父母还是亲生父母都不是坏人，我是拄着被收养和受性骚扰的拐棍度过我的童年的。

1987年3月，我决定把受性骚扰的事情告诉简，否则以后她也会在我当时还在写的这本书中得到它。一个下午，我给她家打了电话，当时她没有去演播室演《鹰盘》中的角色。这是一部很成功的电视系列片，她是该片中的明星。当听到她说“喂”时，我就想象她在那间俯视太平洋的摆满了书的书房里，不耐烦地边听我说话边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

“我要去演播室。”她说。

“妈妈，我必须与你谈谈。”我说。

“迈克尔，由于导演即将罢工，我们在加班工作。我太忙，无闲与你谈。你在电话里想说什么呢？”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那种嫌烦的强装耐心的心情。我过去打扰她太多，所以她这次也不把我当回事。但是，这次不同，这是我第一次与她谈正经事。“我必须同你面谈。”我说。

“我没有时间”。她的口气很坚决。

我无法在电话上跟她说，所以我挂下了电话。

我和母亲的生活大体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她忙于拍片子，因此按照许多好莱坞家庭的惯例，她把我送进了寄宿学校。现在她70多岁的时候，她的事业再次兴旺发达起来，她仍然很忙，无暇顾及我。

同时，新闻杂志报道，我的书将是一本“谈爸爸的事”的书。它们还宣称，这本书将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描绘我与第一家庭的生活。

南希给我家里打了电话。她说：“你爸爸不需要再由一个家庭成员来写书”。她指的是他们的女儿帕蒂最近已写了一部有关一个虚构的第一家庭的小说。

“我不会写一本‘谈爸爸事’的书。”我这样辩解。“我的书是写我自己的事，而不是写爸爸。”

“我们已读了《新闻周刊》上的报道，你父亲感到不安”。

“请他听电话。”

我爸接电话。

“我的书是谈迈克尔的事的”，我说。“写完以后，我会在出版前先把底稿寄给你看，书中的一切都不会使你感到意

外。你有问题，我们可以谈。”

我爸似乎很冷静。他说：“报纸可能利用帕蒂的小说兴风作浪。我希望你的书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我保证。”

我那周晚些时候只与妈妈谈话，她很尖刻地说：“我已经读过有关你的书的文章。你什么时候才能不靠你父亲的名字生活？我无法相信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可写。”我仍然无法在电话里把长期忍受的耻辱告诉她。

但是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必须在爸爸在底稿中读到性骚扰这件事以前把此事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义务。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爸和南希邀请我的妻子科林和我们的孩子去圣巴巴拉牧场庆祝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和我的女儿阿什利的四岁生日。在过去几年里，我和第一家庭的关系一直是不平静的，这将是阿什利或8岁的卡梅伦与祖父母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这将是全家第一次单独在一起。

在牧场的那个下午，餐桌上放着大蛋糕，当我们都围着阿什利的时候，我感到有点紧张和不自在。大家亲切地聊天，满面笑容。在这欢乐气氛中，我的小女儿吹灭了蜡烛。如影相随的白宫摄影记者把这个为子孙后代留念的时刻摄入了镜头。

在阿什利打开生日礼物之后，南希建议科林带孩子去池边散步。她说：“我们有事与迈克尔谈。”南希常常能透过表面看到内里的事物，而包括我爸在内的其他人却毫无察觉。这是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原因之一；对那些想隐瞒什么的人来说，这也可能使她成为一个危险的人物。我始终对南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她能看穿我的心事。

科林知道我要跟父母谈些什么，她捏捏我的手以示鼓励，

並捧住我的脸亲了一下。

南希、我爸和我找了个地方。爸爸凝视着远方。他一生敬重妇女，这一次也不例外。他让南希先谈。

“迈克尔”，南希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我。“你能否跟你爸爸和我谈谈你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哪些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吐露真情的时刻已到，但是我不知道从何说起。麻烦是在哪里开始的呢？作为罗纳德·里根和简·怀曼的爱子的天真烂漫的童年何时变成了日常的恶梦？是在我7岁那年开始的还是早就开始了？真正的悲剧是否是我在后来的生活中仍然摆脱不了的影响？在长大成人以后，我仍然在寻求理解，仍然在人们越来越想窥探内情的目光面前把我的耻辱隐藏起来。

我反复思索，吞吞吐吐地向南希和爸爸讲述我的故事。

第一章

“你并不特殊”

1987年的复活节的星期天，我坐在圣约翰教堂第51排座位上。这座教堂在华盛顿特区，又称“总统教堂”。我家每个成员前面的祈祷台上都有写在一块刺绣上的历届总统的名字，从而把我们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总统这排位置上，虽然我以前也曾与我的父亲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妻子南希来过这座教堂。但是，这天上午，与我一起来的还有我的妻子科林、8岁的儿子卡梅伦和4岁的女儿阿什利。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因为我第一次感到在这里不象是个骗子。在我父亲、南希和我之间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熟悉的恶梦折磨着我。

当牧师布道时，我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恶梦上去了。在那个恶梦中，我的妻子和孩子与我携手穿过云端，走向天国的大门，上帝站在那里。大门是敞开的，我让我的家属先走进去。上帝突然走到我的面前，把他那灼热的手放在我的胸口。我的儿子卡梅伦转过身来喊我：“爸爸，快过来呀”，他等得不耐烦了，朝我走过来。但是，上帝仍然不让我前进。他背朝着我，从他的白袍深处拿出了我的生命簿。他打开以后让我的家属看其中的一页。我的耳际响起他的深沉的声音。“迈克尔·里根不得进入天国，因为他是私生子，还有同性恋行为。”我妻子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她抗议说：“迈克尔已经改

了，他是个好人。”上帝以手示意，要她安静。在上帝合上生命簿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哭了。天国的大门关上了，我孤零零地留在大门外面，看着我的亲人在眼前消失。

当我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候，我的床上浸透了汗水。我悄悄地躺着，以防吵醒科林，一直到起床为止。但是，那个恶梦仍在折磨我，我不知道何时了结。我何时能摆脱过去？我是否配得上姓里根？虽然这个姓实际上不是我自己的姓，但却是生下来就这么姓的。我何时才能有自己的特性？

很难了解我父母的恋爱史。我了解的情况都是从我零星地读到的材料上获得的。罗纳德·里根和简·怀曼于1937年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首次相遇。我爸刚刚与制片厂签了演员合同，在此之前，他曾在中西部当电台广播员。他当时26岁，身材高大，面貌英俊，体魄健壮，尚未结婚。据说，妈妈与他一见钟情。障碍只有一个，那就是妈妈离过婚。她原来的丈夫是裁缝，新奥尔良人，名叫迈伦·富特曼，他们婚后只生活一年就离异了。

在《拉特兄弟》这部影片中，爸爸妈妈演出了谈情说爱的场面。我看过那部片子，那是妈妈那年拍的第六部片子，显然，他们真正为对方所吸引。但是，我知道父亲是守旧派，我敢肯定，在简1939年离婚以前，父亲对她的态度并不是认真的。

几年前，我在电影杂志《电影》上读到了一篇妈妈与人合写的文章。她对爸爸的求爱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两人一起拍一部电影，很快就要开拍了。罗尼倏地转向我说：“简，我们为何不结婚呢？”好象这是他刚刚想到的崭新的主意。我想不起我们不结婚的任何理由。自从见到他以来，我已经捉摸

一整年了，他为什么不要求我与他结婚？我刚想给他个肯定的答复就被叫到摄影机前去拍片了。我拙劣地念了几句台词，在导演说‘停’以后，我压低声音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一个月以后，即1940年1月27日，他们在福雷斯特草坪的希瑟教堂结婚。妈妈当时23岁，我爸29岁。

在1941年1月4日生下莫林以后，妈妈向爸爸表示歉意，因为她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她知道爸爸希望要个儿子。

使我成为里根家的一个成员的人就是我的姐姐莫林。据说，莫林小时候最希望得到世界上的两样东西：一个弟弟和一部红色踏板车。她的父母对她说，她应该把零用钱省下来买她所需要的东西。在莫林4岁那年的第一天，她与父亲去贝弗利山萨克斯第五大道的一家玩具店。使父亲感到意外和有点懊恼的是，莫林把她存零用钱的小扑满里的全部积蓄倒在柜台上，要买一个弟弟。

她的父亲说，几周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使她感到意外的事情。由于莫林想要一个弟弟的希望最近已经破灭，她希望有一部红色踏板车。但她却看到一个男婴，莫林实际上想要一个哥哥，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多数时间都在一所寄宿学校，她希望有一个一起玩的小伙伴。但是，里根家是说一是一的，所以她赶快跑进她的房间，又取出她的扑满，拿出97美分给了收养所来的那位女士。

这则故事无疑是不够信的。但是，我确信，收养的具体细则是由我父母的朋友贝蒂和卡普世等安排的。他们去洛杉矶法庭把我领回来。阿瑟是律师，我的父母希望一切都合乎法律。根据当时的风俗，我被收养这个事实可能要在尽量长的时间内不让我知道。但是我的养父母不太知道的是：我被

收养这件事不久给我造成多大的痛苦。

我常常在想：我的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一个孩子给家庭增加负担？虽然在电影杂志上他们常常被夸为好莱坞最幸福的一对伴侣，但是他们的婚姻并非风平浪静。

妈妈已从影10年，地位牢固。她正在变换所演角色，即由演伶俐的歌舞团员和女主角的挚友改演戏剧演员角色。当爸爸仍在军队中服役的时候，她由于在《失去的周末》一片中扮演雷·米兰的未婚妻而红极一时。爸爸退役以后在约50部影片中扮演罗曼蒂克角色，他被认为是B级片皇帝，尽管许多影评家认为他在《金石盟》中扮演的角色是最为出色的。那部影片有一个他在病房中的镜头，他醒来以后发现双腿被不必要地截去了，我至今看到这个镜头时仍不禁伤心流泪。虽然他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时的迈克尔·丁·福克斯，但是他的事业却处于停滞状态，妈妈是全家挣钱的主要人物，爸爸由于参加电影演员协会的活动开始卷入政治。我知道，妈妈当时同今天一样对政治感到厌倦。我认为，象当时的许多年轻夫妇一样，他们认为，增加一个孩子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日益恶化的关系。

在生了莫林以后，医生对妈妈说，她不能再生孩子了，生莫林是难产。显然，她和爸爸都希望有一个儿子，就象莫林希望有一个弟弟一样，虽然也许不希望有一个受到溺爱并夺去了对她的爱护和关心的婴儿。

我出生的三天就被里根家收养。大约4年前，我收到了我爸爸以前的事务管理员寄来的100美元战时公债，并附有一封信，信上说，这份公债是为“庆祝你来到我们家中”而购买的。公债是1945年4月4日由罗纳德·里根为迈克尔·爱德华·里根购买的。接受公债又使我回到了10年前的那个

时期。我知道，要是我在童年时期就懂事的话，爸爸一定是非常爱我的。

把收养我当作一个喜庆的日子。我父母常去的餐馆蔡森餐馆的领班汤米现在还对我说：“你到里根家的那天我在那里。”我爸的拍片代理人卢·沃塞曼有一次对我说，他那天也在那里。（卢现在是经营环球电影制片公司的美国音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但当时他是代理人，我爸是他的第一个委托人。）

遗憾的是，电影杂志常常谈到里根家这个新收养的儿子。我很快就明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被人收养是不光彩的。

我不时设法了解我的养父母的身世。41年来，妈妈总是让我相信，她是在密苏里州的一户人家的门口被发现的，在好几家抚养过她的家庭中长大，但是，最近我看到的材料则不同，在我写此书的时候，我请求她回答一些问题。“到百科全书中去找，”她厉声说。我的母亲始终拒绝同我谈论我写的这本书，她认为这将是一部“谈妈妈的事”的书，但是她此后多年拒绝同任何作家谈话。

我知道她的教名是萨拉·简·富尔克斯，我有一次看到过一张照片，我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她的父母；但是，她始终拒绝谈论他们的事。我始终认为，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秘密，因为我一问到她的过去，她就守口如瓶。如果我问她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她会说：“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她对明天抱着积极的看法，但对童年不堪回首。

我的确还记得，在60年代初，她曾对我说，她被邀请去她生长的地方密苏里州圣约瑟夫主持简·怀曼剧院的开幕式。据她说，她拒绝了邀请，建议主办者以圣约瑟夫出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银行大盗杰西·詹姆斯的名字命名剧院。

要想了解里根前面的情况几乎同样困难。由于我对里根

家庭的情况知之甚少，我对里根竞选公职感到很高兴。关于里根家的情况，我大多是从书本和报刊文章上了解到的，而正是我爸爸在政治上的成功才有人写这些书本和文章。

我爸有一个叫尼尔的哥哥，他的绰号叫穆恩（因为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很象连环画中的人物穆恩·马林斯）。我从听到的故事中了解到，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儿童时尽情玩乐。坦皮科是个乡间小镇，离密西西比河只有27英里，我爸于1911年2月6日出生在那个镇上。他呱呱落地时重10磅，他的父亲说他“有点象荷兰胖小子”。从此以后，爸爸的绰号就是荷兰仔。

我爸有一次在讲话中说，他的父亲约翰·爱德华·里根是第一代黑爱尔兰人，别人都叫他杰克。他嗜酒如命，这也许就是我爸今天除偶然喝一杯葡萄酒外很少喝酒的原因。在那次讲话中，我爸说他父亲在1932年圣诞节前夕收到了一封限时传递信件。全家以为那是圣诞节奖金。但这却是个通知，杰克作为鞋子推销员被解雇了。我听爸爸讲的时候，不禁眼泪盈眶，因为奶奶常常对我说，她是多么喜欢公公，尽管他喝酒，人却非常善良。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杰克6岁成为孤儿，由亲戚轮流抚养。

我相信，父亲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但也很少谈及童年时代。例如，我到40岁才发现，家里还有个人用我的名字。穆恩1985年在一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他祖父的名字叫迈克尔·爱德华·里根。在此以前，我始终认为，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母亲希望我叫迈克尔，而父亲则希望我叫爱德华。我更喜欢妈妈讲故事的方式。

在家里讲到我爸爸的每个故事中，他始终是英雄。我从